

陸氏三女醫聖驗

四



三世醫驗卷之五

習醫鈐法

前明吳興陸士龍祖愚著

國朝同郡後學李

沐素軒重訂

石門後學馬珮忭敏夫校刊

鄞縣後學曹炳章審電評校

悞吞瘡丹 十六

炳章按瘡毒
亦由暑熱為
患又因遇寒
遂發瘡耳

朱襟湖老先生六旬之外肩工忽生瘡毒社友唐思三調治解衣敷藥以致感冒變為瘡疾其脉浮虛予與唐君商議補氣血藥中加疏表之味數劑後毒正潰濃精神愈倦遂加參芪兩許六七日後瘡雖輕而未止有一人云斬鬼丹之妙不可勝言次早水吞一服少頃寒熱愈熾嘔吐不止昏暈異常喘氣不定舉家驚惶予用甘草為君黃連為臣佐之以金銀花霍香等藥開胃解毒不暈不吐乃用大劑人參何首烏數服瘡止繼用養血補托收斂生肌腫毒平而精神復矣

富貴之體柔脆況潰濃之餘氣血更加衰弱豈堪此猛悍酷烈之藥乎後之患瘡者慎毋輕試

結胸壞症 十七

吳淑止之族弟季鴻青，矜而家事蕭條，情懷抑鬱，稟賦薄弱，偶患內傷外感，他醫先則過汗，後則下早，竟成結胸。淑止與季鴻交好，親若同胞，憐其病迫，致書邀予入山，其症胸前手不可近，身熱如火，四肢冰冷，連宵不寐，詎妄恍惚如見鬼狀，危困二十多日矣。人皆以為必死，予診其脉寸關空虛而兩尺尚有根蒂，乃以培植元氣中，稍加消導之品，療之十日，後胸膈已柔軟，其熱盡移下焦，達臍硬痛而轉矢氣，舌胎有刺，尺脉漸覺有力，乃用潤字丸三錢，以歸尾枳實黃連山查玄明粉為煎藥送之，去燥糞甚，多病退身和，乃用四君四物兼安神之劑調理而瘳。

炳此法確是家傳前第一世案中亦有相類之法

汗吐下醫家治病之大關鍵，用得其法，反危為安，用失其當，輕者危而重者死。今季鴻誤汗誤下，轉成結胸，脉虛肢冷，僅存一息，先培元氣，稍佐消導，俟下部堅實，一通即愈矣。

有表誤下 十八

表兄費組脩萬厯己未初夏勞倦怒氣復兼風寒飲食病染在躬猶能任衣冠若無病者來家診視欲試予之脉理也診得左手浮弦氣口緊盛予曰兩手俱有邪病正進矣切宜謹慎表兄不以為然次日漸漸頭痛體熱胸膈飽悶項強骨痛惡寒

玩後誤下云云此處必有缺誤

愈甚乃即灼龜問大命不利卜楊盧徐葉四醫者又

曰未善表兄費元祉曰卜四醫而不及祖愚表弟便失算矣組脩曰祖愚與前醫不相合用藥自然不同恐因意氣債事所以不敢卜耳元祉曰至親無如中表焉有以性命嘗試者乎萬無此理方邀予看予知其表症悉具而遽下之竟成結胸矣遂以五積散二劑表症已除減去芎芷麻桂等件又二劑胸寬瀉止改用歸芍六君子湯十餘劑方用潤字丸一錢薑湯送下連進三服所去甚多垢污中之韭菜尚青胃氣方轉飲食得進擔閣四十多日而愈

外感內傷相兼則是有表復有裡應該先治其外而后治其內此友想不甚經驗所以誤下正仲景所謂不當下而妄下之變成結胸若非急以五積散雙解表裡之邪此病殆不可知矣

食復誤補 十九

表兄費臺簡為閩中叅憲時。乃萬厯丁巳春也。三令郎年及垂髫。患瘧後痢。晝夜百餘度。彼處醫家調治二月。纔愈。繼而復傷飲食。蒸蒸內熱。大便秘解而不解。雖數至。圍而實。未嘗便。醫家診視。復問便之次數。家人對以至圍幾次。而身體便之有無。醫家以久病初愈。復一日數行。其為脾虛滑脫無疑。遂以參朮補劑投之。傷食而投補。正內經所謂益其勝而贊其復。病能不劇乎。服後身熱益甚。煩躁咽乾。醫家進視。以六脉浮洪。相顧駭愕。謂久痢身熱。脉大決非吉候。急宜稟明。表兄聆二醫之言。與夫人說之。相對泣下。適予友人遠宦入閩。長途恐有風霜水土之患。拉予陪往。乘便進謁。正在惶急間。聞報予至。表兄喜曰。此來若有神使。兒其有復生之機耶。亟出見敘問。後備述其故。予即診視之。六脉洪盛。有力胸腹手不可按。絕無虛脫景狀。予對表兄曰。脉症俱實。且又相應。何必如此驚慌。但久痢之後。津液枯竭。因處一方。用當歸生地白芍黃連倍枳實山查。從傍有議者曰。久痢之後。脾氣大弱。不可用苓連枳實。脾氣未清。不可用當

三
炳章按脾腎
虛之證本當
先補其下初

服藥時初亦
問作久則漸

寬漸愈若初
補不效別求

破氣消導之
服藥之覺寬

久則愈問以
至不救病者

不可不知

歸芍藥表兄猶豫未決。又間一日。病勢更迫。纔用予方。進藥一劑。少頃。便覺腹
中運動。服第二劑。即轉矢氣。未幾。去燥屎十餘塊。一日之中。連解三四次。共去
垢污若干。脉靜身涼。神清氣爽。復用生津補脾之藥。調理半月而獲愈。
醫家臨病。望聞問切。四者兼施。而問之一字。最為喫緊。其飲食便溺。尤為問
之喫緊。表兄雖極謙厚。而醫家壓于憲台之尊。不便細問。况重于家人之誤
對。宜其以實為虛。而輕反增劇也。予奉至親。得其詳細。對病發藥。易如反掌。
未可竟責前醫之悞也。

鬱火痰喘二十

唐鳴和。平時有火症。萬歷壬子年。為考事焦心。因成痰火咳嗽。日夜吐黃痰綠
痰。二三碗。氣逆喘急。飲食不進。醫投枳桔二陳之類。其病愈熾。更醫以虛痰虛
火治。投參朮服之。幾危。予診得兩手脉俱洪滑而數。乃用白茯苓桑皮貝母苓
連天花粉玄參枳殼加牛黃竹瀝服二三劑。胸寬氣緩。七八劑吐痰白色。而非
黃綠。乃不用牛黃。三十餘劑而安。

語曰痰之標在于肺。痰之本在于脾。痰是津液所釀。脾虛不運。濕盛成痰。唐君考事不得遂意。思則傷脾。忿則氣逆。火熱薰蒸。而上溢于肺。宜其痰喘咳嗽。他醫用二陳則失之燥。用參朮則失之滯。予今利濕潤燥。降火清痰。藹蘊病退。果然應手。

鬱痰誤補 二一

廣德州少司空景渠李公賢嗣李江州。乙卯年下第。而回情懷愜快。飲食不思。精神困倦。一醫以為久曠遠歸。投以補劑。胸膈痞塞。大便艱難。宵來不寐。一醫投以養血安神。煩躁靡安。小腹脹滿。向因孝豐吳撫台濟寰公。與先大父有交。而吳李世姻。乃遣人邀予診之。觀其面容昏滯。六脉沉滑。乃以枳實黃連瓜蒌陳皮貝母枳榔元明粉。兼服潤字丸三錢。半日未應。又以前丸二錢催之。良久腹中鳴响。轉矢氣。大便去稠粘垢穢五色錯雜。約有半淨桶。頓覺爽快。恨相見之晚。繼以前之湯丸。少少與之。兩三日間。共去垢污若干。糞色微黃。沉疴脫體。改用參朮歸芍健脾養血。數十劑而安。

文戰不利。憂鬱忿怒。損傷心脾。以致食減痰聚。病在上部。非關于腎。設投補劑。增痰勢之猖獗。為日既久。大腸乾燥。火性炎上。宜其有煩躁諸症。予因潤其大便。釜底抽薪。痰消火降。病魔退舍矣。自此忝為相知。以續祖父相交一脈。

久病緩治 二二

姚可儀令祖母。即仲開郁老先生之令岳母也。年七十而精力過人。勤勞不倦。忽于夏月。怒氣之後。感冒風涼。兼傷飲食。頭疼骨痛。寒熱似瘧。寒發。覆蓋綿被。三四條。熱發。即掀揭。渴飲冷水。熱至次日。晡時又寒戰。一醫以其年高病重。乃用攻補兼施之藥。服之。腹痛。詁語煩躁。延予診之。兩手脈洪弦而緊。予曰。高年不宜如是之脈。病正進矣。須當双解表裡之邪。前醫曰。年高人須帶些補。不可純是削伐。予曰。有病則病受之。雖高年何害。遂用柴葛紫蘇陳皮半夏枳桔黃芩山查厚朴加生薑二劑。表症稍減。腹痛如故。忽欲大便。解出紅白之積。次日裡急後重。一日夜去積三十餘次。六脈未減。此時可儀尚幼。予告仲開曰。令岳

母瘧後轉痢。脉症俱可畏。非弟一人所能任也。仲開曰。已知之。速備後事矣。但可含藥而死。不忍坐視其斃。老兄可為我放心調理。斷不求別朋友。予尊重托。乃用潤字丸一錢。香連丸一錢。和服。日夜進三服。六服之後。心口爽快。移于臍之上下痞滿。其痢日夜尚有十五六次。又用檳榔青皮澤瀉木通黃芩黃連木香滑石之類。投五六劑。方得燥屎與積同出。病減十之六七。然胃弱。怕服煎藥。仍用香連丸。日進二服。約有四錢。數日後。積除痢止。然後敢投大補氣血之藥。調理月餘而愈。今已八旬餘矣。適因令媳延予診視。出謝曰。老身前者死裡逃生。今日幸得目擊孫遊疊序。婿捷南宮。皆先生之力也。

瘧後成痢。中氣已虧。年高病重。難施峻劑。香連潤字二丸。相間而服。正昔賢所謂新病猛除。久病寬治之例也。

虛脫峻補 二三

張靖山令郎。年十五歲。稟賦薄弱。戊午年間。患內傷外感。先有他醫用藥。半月之外。延予視。其面赤唇焦。舌胎白色而燥。身熱欲得近衣。將被蓋覆。周匝手臂。

不敢袒露于外。反引予手探入被內診之。六脉鼓擊而大。乃用人參麥冬知母五味當歸芍藥一服而穩睡半餉。適伊內親另邀專門傷寒者至。視為陽明經病。改用柴葛等解肌之藥。伊親以彼為是。而訾予為非。予別而歸。次晚二鼓病者之外祖曹虹濱扣門相迓。予時年少。語不能平。曹君含笑承受。溫語求懇。予拒之。曹君更懇甚哀。于是偕彼宵征。至則面如土色。身冷自汗。四肢厥逆。六脉蝦遊。似將屬續之際。舉家哀慟。急以人參一兩。附子三錢。水煎灌嚥。隨服隨醒。次早大解一次。仍前虛脫。又以人參一兩二錢。附子三錢。黃芪白朮各二錢。攪入童便服之。得以挽回。

陰陽二症。疑似難明。攻補兩途。死生立判。醫者人之司命。理明然後術精。遇病則目識心通。纔有卓見。倘若徒讀父書。膠柱刻舟。玩弄人之性命。寬哉。張子大限未終。乃得曹君之懇切。予若遲緩數刻。決登鬼錄無疑。

內傷畜血 二四

董尉如三令姪。飽食麵食。樹下納涼。困倦瞌睡。因而熟寢。以致頭痛身熱。骨節

煩疼胸腹痞滿。村醫以丸藥下之。表症未除。胸滿兼痛。一醫又行表汗。頭痛雖和。胸痛更甚。似此或消導或推逐。其痛漸下。而未得舒暢。病過五十日。予診得六脉瀉數。面容黃白。舌胎灰黑。而潤。按其胸腹柔軟。臍下堅硬。晡時微熱。夜半纔退。小水自利。大便不通。此畜血症也。乃用桃仁承氣湯下咽之後。滿腹擾刺躁煩靡安。病者求死不得。父母慟其決死。哭泣罵詈。深咎藥之過也。予心知其無妨。再四解說。奈何村氓不可以理論者。蔚如跼蹐不安。溫存款慰。時屆黃昏。勢難入城。只得隱忍。榻于小樓。夜已將半。樓梯有步履之聲。張目視之。火光明亮。主人携燈至于榻前。笑容可掬。告云。小兒適纔大便。所去黑糞血約有若干。肚腹寬舒。神識清爽。誠再生之恩也。次早改用調理之劑。半月以來。漸就坦途。其父謬聽人言。以為紅棗艾實補脾之品。恣其多啖。又成食復。三五日來。頻用潤字丸。緩緩消之而愈。

畜血之症。最難辨識。下多亡陰。血畜于中。予為審脉驗症。對病發藥。然不瞑眩則不瘳。父母泣涕張惶。雖是迫切至情。何輕褻若此。迨至病除。感愧稱謝。

難免前倨後恭之誚矣。

虛火宜補 二五

吳以實令卽年一十六歲患吐血面色萎黃形容憔悴脾虛泄瀉四肢浮腫平日原有夢遺邇來更甚六脉虛數他醫投以清涼之劑吐血畧減反增發熱作嘔內瀉外腫更甚于前勢狀危迫皆以為不治之症誠所謂以寒涼為治而無一生之光景也予投以開胃溫中健脾養血之藥月餘而大便實浮腫消身熱退飲食進後用六味丸加知母黃柏杜仲枸杞牡蠣麥冬五更吞服食遠用煎藥養血健脾為主五十餘劑諸症脫然迨至畢姻精神充裕五六年來竟不復發祖孫父子兄弟禮貺頻加

諸逆上冲。皆属于火。但實火可瀉。虛火宜補。年方垂髫。向患夢遺。其虛可知。雖云是火。忌用寒涼。正所謂從氣血逆順調之。百無一失。只以寒涼為治。百無一生。紅雖止而瀉腫益甚。此脾虛不運明驗。況心主血。肝藏血。脾統血。脾胃好。溫惡寒。寒涼太過。其症益劇。先之以溫中健脾。繼之以滋陰補腎。培其

根本虛火自熄。

峻補回生 二六

埭溪當舖潘洪字。交易忙冗。飲食失節。以致脾胃有傷。飲食減少。食後難消。脾虛而肺臟亦虧。咳嗽痰喘。微寒微熱。猶然力疾支持。迨病劇。繞杜門靜養。年將四旬左右矣。臥床日久。醫藥雖然不缺。毫無寸效。最後一醫治法甚巧。每日服藥二劑。一清涼一滋補。凡藥四服。早晨補腎。日中健脾。晡時消導。臨卧安神。服之月餘。飲食頓減。精神衰憊。奄奄一息。後事具備。伊兄潘洪源邀予往視。遍身瘡癰。六脉如絲。呼之勉強答應。聲音輕微。甚屬危險。大便向來艱澀。臨廁殊覺苦楚。夜不成眠。予用人參貝母白朮棗仁麥冬生地為煎劑。另以人參麥冬五味為丸。五更吞下。每日服參約有四五錢。三日之後。精神爽快。語聲響亮。外以歸芍生地連喬地榆煎湯揉洗肚腹。大便通潤。頓有起色。調理百餘日。病退身安。

弱症非一朝一夕之故。因循歲月。迨至伏枕。而后杜門。此人之常情也。至于

炳按各處如
是入且先服
神藥如此誤
事余月見甚
多

延醫療病。不論其學術深淺。惟稽之于卜。此湖城陋態也。病久醫多。十無一效。竟瀕于死。且時屆仲夏。陰虛之症。陽火亢極。陰氣愈消。死裡求生。大劑滋補。斯時參價四換。家若貧乏。烏能得此。藥病相投。沉痾立起。予之小幸。洪宇之大幸也。

峻下病去 二七

陳敬橋令堂。年四旬外。身軀肥胖。暑月探親。多啖生冷。夜半腹痛。上不得吐。下不得瀉。一醫投霍香正氣散。入口即吐。不得下咽。延予診視。左三部沉緊而細。右寸關沉實有力。面色紫脹。四肢厥冷。昏憤不知人事。牙關緊閉。此寒氣太重。中焦氣滯。飲食不得。尅化。先用烏梅擦牙。俟開。即投枳一丸。三厘。腹中鳴响。懶于言語。所去垢穢若干。四肢溫暖。面色如常。然尚昏昏似醉。予恐元氣太削。遂用歸芍茯苓川芎豉薏木香陳皮木通等藥。前醫以為霍亂。而妄用歸芍。服必脹死。深為可笑而去。殊不知丸藥峻利。使中氣一運。宿垢下行。胸腹便快。奚必再投正氣散也。畢竟服四劑全愈。



語曰肥不如瘦白不如黑肥胖之人豐于外而歉于內最憚暑熱夏月作客多啖生冷飲食為寒涼所遏阻塞不通是以上不得吐下不得瀉湯藥不得下咽似此大病非大藥焉能挽回抱一丸已豆為君通關利竅祛邪而後養正大病以大藥治之其斯之謂歟

類中風症二八

趙一陽年過五旬中風卒倒牙關緊閉戴眼上竄手握而四肢振掉一醫以稀涎散吹入鼻中吐出稠痰數碗繼投小續命湯二劑反覺口開手撒眼合遺尿四肢厥逆人事昏迷身體發熱痰聲如鋸延予診視六脉洪滑而歇至予以為症候危險不肯治其子再三哀懇予曰死裡求生或可冀其萬一乃以陳皮茯苓星半枳實以導其痰當歸川芎芍藥生地姜汁炒以養其血佐之以牙皂竹瀝姜汁二劑而痰喘輕六劑而人事爽改用參朮歸芍大補氣血而安

先王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又曰凡人年逾四旬氣衰之際乃有此症又曰中風大率主血虛有痰治痰為先次養血行血此症乃虛而有痰類乎中風



而非真中風也。稀涎散提其痰之上升。續命湯又復重虛其表。是以現此危險之候。口開心絕。手撒脾絕。眼合肝絕。遺尿管絕。此藥之過誤。而然非初起真臟之病。猶有一綫生機。急用養血行痰。培其元氣。得以挽回。原夫中風。有輕重緩急。真中類中之不同如此。大病詎可朦朧輕試。

便秘當下 二九

長興顧玉岩年六十歲。患傷寒。延醫數人。頭疼骨痛已除。身熱煩燥。兼發赤斑。服藥未效。又增發狂。邀予診之。六脉沉數有力。目瞪直視。嚙不出聲。舌黑芒刺。四肢冰冷。舉家哀慟。詢其大便二十日不行。予思年雖高而脉有神。力任無事。投以大承氣湯。目閉昏沉。病家以為決死無疑。過一二時辰。腹中鳴响。去燥屎若干。諸症脫然。僅存一息。改用人參麥冬當歸芍藥白朮黃芪調理而安。此症不難于下。而難于下後決其必生。以脉有神故也。

憑脉議下 三十

王敬溪年五十六歲。先富後貧。心事多鬱。七月間。恣食羊肉酒麪。當風睡卧。內

傷外感相兼。一醫與之發表。頭不疼。身微熱。惟胸腹不快。一醫與之疎利。便通。洩利。而痞滿如故。一醫投以溫胃。一醫投以消導。一月之外。其症依然。延予診之。左脉浮弦而弱。右脉浮滑有力。諸醫皆曰。頭痛體熱既蠲。可以議下矣。予曰。此症內傷雖重于外感。然有痞滿而無實堅。且舌無胎。口不渴。脉有力而浮。尚帶表症焉。可下也。惟用小柴胡湯和之。俟實堅脉沉而下之。方為萬全。自此半月。症猶未減。又俱謂此病必為陸祖愚所誤。予日日過看。力任無事。又半月。脉沉便結。乃以潤字丸五錢三次吞服。解出垢穢若干。內有羊肉數塊。纔知飢餓。改用健脾調理之藥。又三十多日而痊。

六畜皆有脂膏。若經水火烹煉。至暑月必津津溶潤。惟羊脂則否。由其性粘膩堅凝。較之他肉難化。况中年之後。素多憂鬱。而兼外感者哉。第此症嫌于疏利之早。以致中氣受傷。不能運化。故月餘而猶有鮮肉。若非病家信任之專。安能久而取效。一求速效。大事去矣。